



童年

TONG NI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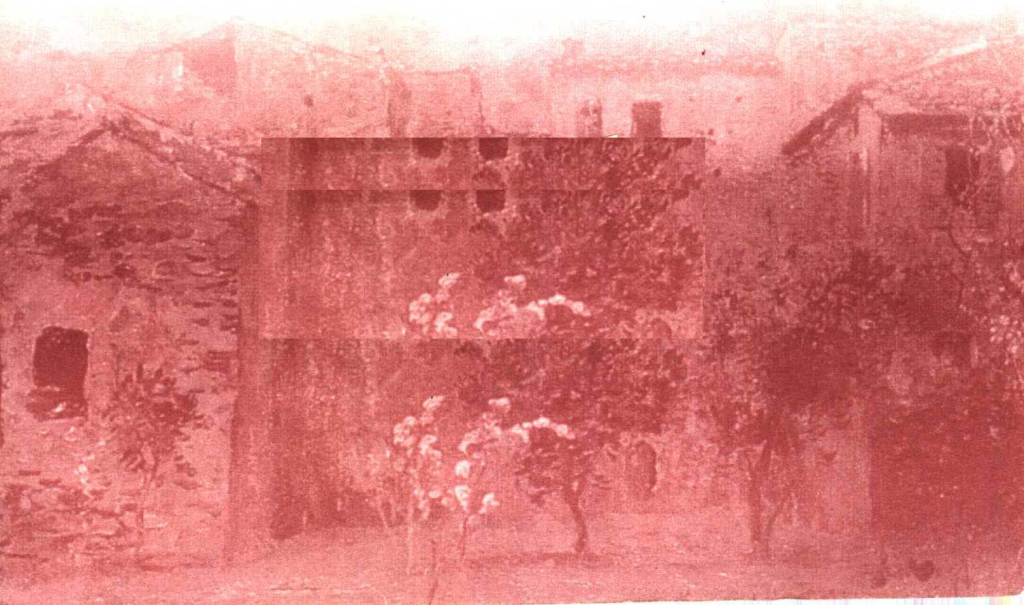
〔俄〕高尔基 著
袁顺芝 刘永红 译
赵 宏 审校

世界文学名著丛书

童年

TONG NIAN

[俄] 高尔基 著
袁顺芝 刘永红 译
赵 宏 审校

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/(苏)高尔基著;袁顺芝,刘永红译.-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1997

(高尔基三部曲)

ISBN 7-5354-1481-8

I. 童… II. ①高… ②袁… ③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苏联-现代 IV. I 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3011 号

责任编辑:吕艺红

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石锦华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 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印刷者:公安县印刷厂

(电话:85443821)

(电话:0716-5228744)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插 页:2 印张:8.875

版 次:1998 年 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

字 数:170 千字

印 数:11001—16000:册

ISBN 7-5354-1481-8/I·1183

定价:11.00 元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本社负责调换。

译者前言

马克西姆·高尔基（1868—1936）是一个不朽的、“大写”的人，一位不朽的、伟大的作家。从1892年9月25日在梯弗里斯市的《高加索报》上发表署名为“马·高尔基”的短篇小说《马卡尔·楚德拉》起，“过多的生活印象”、“俄罗斯雄伟的大自然及其人民的那样温和的浪漫主义气质”，使高尔基由一个流浪汉成为一位天才的作家，在文学道路上走了整整44年。在这光辉的创作生涯里，高尔基先后写出了刻画资产阶级、小市民和城市平民形象的作品《福玛·高尔捷耶夫》、《三人》、《小市民》、《底层》、《仇敌》、《奥古洛夫镇》、《马特维·克日米亚金的一生》等；写出了反映作者激荡的革命情绪的、充满英勇的浪漫主义精神的《鹰之歌》和《海燕之歌》；写出了表现无产者的事业和精神的长篇小说《母亲》；写出了叙述杰出人物的回忆录式的特写《列宁》；写出了展示资产阶级“事业”兴衰史的长篇小说《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》；写出了描写革命前40年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的长篇小说《克里姆·萨姆金的一生》；写出了揭示作家成长历程的自传体三部曲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；同时还写出了大量的短篇小说、议论文、小品文等。以上种种，共计30余卷。

为了使我国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和研究高尔基富于传奇

色彩的光辉灿烂的一生，我们重译了他的重要作品自传三部曲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和《我的大学》。在翻译过程中，我们严格忠实原文，并尽力用流畅的译文来传达原文的风格。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译文如有不妥，敬请读者指正。

《童年》由袁顺芝、刘永红翻译，赵宏审校统稿；《在人间》由宋传伟、柳斌翻译，赵宏审校统稿；《我的大学》由张豫鄂、张江南翻译，赵宏审校统稿。

译 者

1997年3月18日

昏暗拥挤的房间里，我的父亲躺在靠窗的地板上。他穿着白色的衣服，身体显得比平时长些，光着双脚，脚趾头奇怪地叉开着，温柔的双手平静地放在胸前，手指弯曲着，快活的大眼睛紧紧地闭着，像两枚又黑又圆的铜钱，慈祥的脸上透着黑色，奇怪地龇着牙，使我感到害怕。

母亲穿着红裙子，没穿上衣，跪在地上，用我经常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把父亲长长的软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。她声音低沉而嘶哑地自语着，一双灰色的眼睛肿得吓人，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，仿佛把眼睛都融化了。

外祖母牵着我的手。她的头又胖又大，眼睛也很大，鼻子松垮，看上去很滑稽。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全身软绵绵的，非常有趣。她也在哭，而且哭得有些特别，不过，正好伴和着母亲的哭声。外祖母全身颤抖着，把我拉过去，往父亲身边推。我藏在她身后，拽着她不肯过去，既害怕又尴尬。

我还从未见过大人伤心痛哭，所以也不明白为什么外祖母一再说这些话：

“和爸爸告别吧，小孤雁儿，你可再也见不到他了。他死了，他过早地死了，不该死啊……”

我曾患过一场重病，刚恢复过来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生病期间，父亲快活地忙前忙后，照料我，随后他突然消失了，顶替他守护我的是外祖母这个很特别的人。

“你从哪儿走来的？”我问她。

她答道：

“从上游，尼日尼市^①来的，不是走来的，而是乘船来的！水上是不能步行的，小东西！”

令人感到好笑和不可理解的是，在这栋房子的楼上住着几个蓄着大胡子、染了头发的波斯人，而在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做羊皮生意的，黄皮肤的加尔梅克老人。沿着楼梯，骑着栏杆滑可以下去，要是摔倒了，就会翻着斤斗滚下去——这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。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？一切都杂乱地、好笑地混淆在一起了。

“为什么我是小东西呢？”

“因为你嘴不闲着，”她微笑着回答。

她说话的声音听上去温和、快乐、流畅。从我见着她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和她交上朋友了。现在我只希望她带我尽快离开这个房间。

母亲使我感到很压抑。她的眼泪和哀号引起我心中新的不安。我第一次看见她这样——她一向很严厉，寡言少语，而且穿戴整洁，无可挑剔，身材高大，像一匹马。她长得结实，双手很有劲儿。可是现在她全身都有些发肿，衣衫不整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让人看着难受，就连本来梳得很整齐，像一顶发亮的大帽子的头发，现在也披散在裸露的肩上了，遮住了半边脸，有辫子的那一半头发不停地摆动着，在父亲熟睡的脸上扫来扫去。我早就站在房间里了，但她连看也没看我一眼，只顾梳着父亲的头发，时而号啕大哭，时而泣不成声。

穿着黑衣服的农夫和岗警^②伸头往门里张望。岗警生气

地吼道：

“快点收拾！”

窗户上的窗帘是一块黑布，黑布被风吹得像船帆似地鼓着。有一次父亲带我乘帆船游玩，突然，听到一声炸雷，父亲笑了起来，用膝盖紧紧地夹着我，大声说：

“没什么，‘箭弓’^③，不用怕！”

忽然，母亲吃力地从地板上噌地站起来，马上又慢慢地坐下去，仰面躺倒在地，头发散乱在地板上。她双眼紧闭，苍白的脸变青了，像父亲一样，龇牙咧嘴，用可怕的声音说：

“关上门……把阿列克谢赶出去！”

外祖母推开我，朝门口跑去，大声喊道：

“亲爱的，都别怕，不要碰她，看在基督的份上，都走吧！这不是霍乱，是要临产了，请原谅吧，老天呀！”

我躲在箱子后面的黑暗角落里，从那儿可以看见母亲在地板上扭动，呻吟，牙齿咬得格格地响，而外祖母在她周围爬着，亲切而快乐地说：

“看在圣父圣子的份上！忍着点儿，瓦留莎^④！圣母啊，保佑神……”

我非常害怕。她们在父亲身边的地板上忙作一团，老碰着他，一会儿唉声叹气，一会儿大喊大叫，而父亲却一动不动，仿佛还在笑。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很久，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来，又倒下去。外祖母像一个黑色的大软球，从房间里滚出来，又滚进去。不一会儿，在黑暗中，响起了一声婴儿的啼哭。

“天啦，谢天谢地！是个男孩！”外祖母说。

她点燃了蜡烛。

我可能在墙角里睡着了，后来发生了什么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。

在我记忆中第二个深刻的印象是：雨天，墓地荒凉的一角。我站在光滑的黏土小丘上，看着安放父亲棺材的坑，坑底有许多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其中两只已费劲地爬到黄色棺材的盖子上去了。

我、外祖母和全身湿透的岗警站在坟边，还有两个农夫拿着铁锹的、气冲冲的，也站在旁边。温暖的细雨，像小小的花玻璃珠一样洒落在我们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，”岗警边走开边说。

外祖母哭了起来，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。两个农夫弯着腰，迫不及待地开始往坟坑里填土，土打得水啪嗒啪嗒地响，青蛙从棺材上面跳下来，开始往坑壁上爬，但土块又把它们打落到坑底下去了。

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：“走吧，廖尼亚^⑤。”我挣脱了她的手，我不想离开。

“主啊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外祖母抱怨地说。不知是抱怨我，还是抱怨上帝。她低着头，默默地站了很久。坟已与地面平齐了，她还站在那里。

两个农夫用铁锹砰砰地拍着坟上的土。天空中刮起了一阵大风，把雨刮走了。外祖母又抓住我的手，带我穿过许多深色的十字架后，准备到离这儿很远的教堂去。

“你怎么不哭啊？”走出围墙的时候，她问我，“真该哭的呀！”

“不想哭，”我说。

“不想哭，那就不哭呗。”她小声说。

所有这一切都很令人惊讶：我很少哭，随便哪儿疼都不会哭，只有受了委屈才哭，这时父亲总会嘲笑我掉眼泪，而母亲却总吼我：

“不许哭！”

后来，我们乘坐一辆轻便马车沿着宽阔的、脏兮兮的街道前行，周围是一些深红色的房屋。我问外祖母：

“那些青蛙不会爬出来吧？”

“不会，爬不出来的，”她回答说。“愿上帝保佑它们。”

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，都没这么频繁、这么亲切地念叨上帝。

过了几天，我、外祖母和母亲一起乘船去尼日尼市找外祖父。我们坐在一间小小的船舱里。我的那个刚生下来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躺在靠角落的桌子上，用白布包着，外面缠着红带子。

我歪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，看着窗外，窗户像一只马眼睛似的，又鼓又圆。在湿漉漉的玻璃窗外，浑浊的、泛着泡沫的河水滚滚不停地流动着，不时飞溅起来，打着窗户玻璃。我禁不住在船板上跳来跳去起来。

“别怕，”外祖母说着，用她柔软的双手轻轻地抱起我，把我放到包袱上。

水面上弥漫着灰蒙蒙的雾气，远处显露出黑色的土地，一会儿又消失在雾里和水间。周围的一切都在颤动，只有母

亲把双手放在脑后，靠着舱壁稳稳地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她那铁青的脸上阴沉沉的，双眼瞎子似地闭着，一路上一声不吭，整个人完全变了样，变成了一个陌生人，甚至连她穿的裙子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。

外祖母不止一次小声地对她说：

“瓦利娅^⑥，你吃点东西吧，就一点点儿，啊？”

她仍一声不吭，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和我说话时，轻声细语，而和母亲说话时声音大得多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听得出来她很谨慎，甚至胆怯，并且讲得不多。我觉得她害怕我母亲，我看出了这一点。然而，我对外祖母却更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到了，”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，“水手哪儿去了？”

你听，她说的话多奇怪，全是别人的话：萨拉托夫，水手。

进来了一个人，宽肩膀，白头发，穿着蓝色的衣服，手里提着一口小箱子。外祖母接过箱子，把小弟弟的尸体放进去，放好后，外祖母伸直胳膊，端着箱子朝门口走去，但是外祖母太胖，只有侧着身子才能通过这扇狭窄的舱门。她窘得在门口不知所措。

“哎呀，妈妈，”母亲叫了一声，从外祖母手里夺过棺材，她们俩就消失了。我留在船舱里，仔细打量这个穿蓝衣服的男人。

“怎么啦，小弟弟去了，是吗？”他弯腰问我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萨拉托夫是谁？”

“是座城市。你看窗外，那就是。”

窗外的大地移动着。黑暗而陡峭的大地上雾气腾腾的，像是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块热面包片。

“外祖母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埋外孙子去了。”

“把他埋到地底下吗？”

“不埋到地底下还能埋哪儿？”

我给水手讲埋父亲时还埋了两只活青蛙。他抱起我，紧紧地贴着我，亲了亲我。

“唉，小弟弟，你什么都还不懂！”他说。“你不应该可怜青蛙，让它们见鬼去吧！你应该可怜可怜你妈妈，你看看，悲伤把她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？”

汽笛在我们的头顶上呜呜地响了，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的鸣笛声，所以，一点儿也不怕。而水手却急忙把我放到船板上，边跑边说：“快跑吧！”

我也跟着跑，走出舱门，半明半暗的夹道里一个人也没有，离门不远的楼梯台阶上镶裹着铜，铜在闪闪发光。我抬头往上一看，见到一些人，他们肩背行囊，手提包裹，显然，大家都在下船——这说明我也该下船了。

但当我随着一群男人糊里糊涂走到船舷，刚要跨上踏板时，众人对我大声叫道：

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我一直被人们推着，晃着，摸着。终于，那个头发花白的水手来了，抓住我，向人们解释说：

“他是从阿斯特拉罕市来的，从客舱跑出来了。”

他一阵小跑把我带回到客舱，塞进包袱堆里，走了。临走时，他用手指吓唬我说：

“我要给你点厉害瞧瞧！”

头顶上方是船舷，上面的嘈杂声变得越来越小，轮船在水中已经不再摇摇晃晃，不再扑通扑通地响了。客舱的窗户好像被一堵湿墙给堵住了。舱内一片漆黑，闷热难忍，包袱好像都发胀了，挤压着我，一切都让人心烦。也许，人们会把我一个人就这样孤零零地遗忘在这空荡荡的轮船里。

我走到舱门前，想打开门，可是打不开，铜手柄转不动。我拿起一个牛奶瓶，使出吃奶的劲儿猛击门柄。瓶子成了碎片，牛奶洒在我的两只脚上，皮靴都灌满了。

门没打开，反弄了一脚牛奶，我很沮丧，躺在包袱上，轻声地哭了起来，哭着哭着，就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，轮船又摇摇晃晃，扑通扑通地响起来了。客舱的窗户闪闪发光，像一轮红日。外祖母坐在我旁边，梳着头，皱着眉，喃喃地唠叨着什么。她的头发厚得出奇，把她的双肩、前胸和膝盖盖得严严实实的，一直落到地板上，宛如瀑布一般。她用手轻轻把头发从地上弄起来，悬在空中，用一把稀齿木梳费劲地来回梳理。她歪着嘴唇，一双黑眼睛生气地一眨一眨的，被头发遮掩着的半边脸变得又小又滑稽。

今天，她看上去好像很凶，但当我问她为什么长这么长的头发时，她仍像昨天一样温柔地说道：

“显然，是上帝为了惩罚我才赐给我的——这不，你梳梳看，这些挨刀的！年轻的时候，我夸这鬃一样的长发，现

在老了，却诅咒起它们来！你睡吧！还早着呢，——太阳公公才刚刚从夜晚的睡意中醒来。”

“我可不想睡了！”

“好吧，那就别睡啦，”她马上就同意了。她一边编着辫子，一边不时往沙发上看，母亲正仰面八叉地睡在沙发上面。

“你昨天干吗把牛奶瓶打碎了？小点儿声说！”

她说，好像刻意将每个字唱出来似的，这些字毫不费劲地就刻入了我的大脑里，像朵朵鲜花，是那样温柔艳丽，清新芬芳。当她微笑的时候，她那双像樱桃一样的黑眸子就放大了，闪着无法言表的暖人的光芒。这时，她露出洁白坚实的牙齿，虽然她黝黑的两颊上满是皱纹，但愉快的笑容使整个脸部显得年轻，充满活力。这张年轻的脸上却长着一个两孔鼓胀、尖上通红的松软鼻子，很煞风景。她不停地从镶有银饰的鼻烟壶里吸着鼻烟。外祖母整个人看上去虽然黑黑的——黑脸，黑衣服，但从内心里——透过眼睛——闪烁着不灭的、快活的、暖人的光芒。她背有点驼，差不多佝偻着，人也长得胖，但行动轻松自如，像一只大个头儿猫一样灵活——也像猫一样温柔、柔软。

外祖母来之前，我好像一直在黑暗中昏睡着，她的出现，唤醒了，把我带进了一片光明，使我周围杂乱的一切串成了一根连续不断的线，编织成了一条多姿多彩的花边，她一下子就成了我终生的朋友，成了我最知心、最善解我意的、最珍贵的亲人——正是她对世界无限的爱意丰富了我的心灵，是她赐予我勇敢地战胜生活中的艰难困苦的无穷力量。

四十年前，轮船行驶速度都很慢。我们乘了很久的船才到达尼日尼市，我生活中最初的充满美好回忆的日子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那天天气极好，从早到晚我都和外祖母站在甲板上，头顶着晴朗的天空。轮船在伏尔加河上行驶着，沿着它那被浓浓的秋色染成金色的、缝绸绣缎般的两岸行驶着。浅棕色的轮船正用外轮片不慌不忙地在银光闪闪的绿水中划着，懒洋洋地逆流而上，不时发出震耳的扑通扑通声，长长的缆索上拖着一条驳船。伏尔加河上，一轮红日在悄悄地移动着，周围的一切走马灯似地变换着。远处，绿色的群山像大地多姿的服装上的华丽的饰物，沿河两岸布满城市和村庄，远远看去，像是一幅缀满彩画雕饰的挂毯。金色的秋叶在河面上顺水漂去。

“你看，多好啊！”外祖母不停地说着，在船舱里走来走去。她容光焕发，兴高采烈，眼睛睁得老大。

她常常站在船舷，面带微笑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，沉默不语，泪流满面看着对岸出神，把我冷在一边。我扯了扯她黑色的印花裙。

“干什么？”她身子抖了一下，说，“啊，我好像打了个盹，做了个梦似的。”

“你怎么哭了？”

“亲爱的，这是由于高兴，老年人常常这样，”她微笑着说，“你知道，我已经老了，我已经走过六十个春秋了。”

她闻闻鼻烟，便开始给我讲一些古怪的故事，比如，善良的强盗呀，圣徒奇闻呀，妖魔鬼怪什么的。她给我讲童话

故事时，总把嘴凑到我的脸上，声音很低，很神秘，并把眼睛睁得很大，用眼珠子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在往我的心里输入一种使我振奋的力量。她说话就像唱歌一样，越说越流畅。听她讲故事，真是一种无法言表的享受。我刚听完，就马上求她：

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，现成就有一个：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灶炉底下，面条扎进了他的脚掌，他摇摇晃晃地一边走，一边哭：‘哎哟，小老鼠，我好疼啊，啊哟，小老鼠，我受不了啦！’”

外祖母讲着，皱起眉头，抬起一只脚，假装用双手捏住一只老鼠，提起来，悬在空中，摇来晃去的，好像是她自己的脚给扎痛了似的，那样子好笑极了。

四周站着一群蓄着大胡子的水手，个个和蔼可亲。他们听着，笑着，不断夸奖她，也央求她：

“哎，老太太，再讲一个吧！随便什么都行。”

故事听完了，他们就说：

“走，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去！”

吃饭的时候，他们用伏特加酒敬外祖母，请我吃西瓜和香瓜。这些都得悄悄地干，因为船上，有一个人不让人吃瓜果，只要他碰见，就抓起瓜果扔进河里。他的穿着很像警察，制服上钉着铜扣子。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，谁都躲着他。

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。她总是一个人闷闷地呆着，把我们撇在一边。她脸色青里透黑；两根又粗又大的浅色辫子像沉重的王冠盘在头上。我现在回想起这些，仿佛是透过了一层雾或一朵半透明的云似的，十分模糊。她的那双和外祖母

一样坦诚的大眼睛透过云层流露出一股冷漠和疏远的神情。

有一次，她严厉地说：

“大家都在笑话您，妈妈！”

“让他们笑好了！”外祖母毫不在乎地说，“让他们去笑，让他们尽情地笑个够吧！”

我至今还记得，外祖母看到尼日尼市时所表露出来的孩子般的欣喜之情。她抓住我的手，把我推到船边，大声说：

“你看，你看，多美呀！这就是尼日尼市！你看它，简直是神仙住的地方！你再看那教堂，好像在空中飞翔似的。”

她几乎是哭着央求我母亲：

“瓦留莎，你看看吧，啊？你大概忘了这个地方吧？高兴点儿，孩子，啊？”

母亲郁闷地笑了笑。

当轮船遥对着这个美丽的城市，在河当中停下来的时候，河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船只，几百根尖尖的桅杆耸立在河面上。一只挤满了乘客的大划子向轮船靠拢过来，用钩杆抓住放下来的梯子。划子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登上轮船的甲板。一个干瘦的老头儿，穿一身黑色的长衣服，蓄着金子般闪亮的棕红色的胡子，长着鹰钩鼻子，绿眼睛，领着众人，飞快地向我们走来。

“爸爸！”母亲沉闷地大喊了一声，就扑到他的怀里。他抱着她的头，用又红又小的双手很快地抚摸着她的两腮，尖声地喊道：

“怎么啦，傻孩子？哎哟，原来是这样……唉，你们啦……”

外祖母像陀螺似地旋转着，和所有的人拥抱，亲吻。不